**圆桌派第三季第16集 抄袭：侵权这事怎么断**

《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跨界、跨代，更加年轻，更加多元。言值就是生产力！

**嘉宾：窦文涛、蒋方舟、马家辉、汪海林**

窦文涛：今天咱们从法治学习开始，咱们要加强学习，对不对？这个我得首先说明，方舟，不是说我跟你们这个编剧，特别是跟这个于正编剧有什么过不去，实在是因为呢，他跟这个话题有关。

就前两年琼瑶告这个于正，这个叫什么抄袭剽窃的是吧，这算是就我这浅薄的法律知识所及，是新中国我记得赔偿金额最高的，最后判了是赔偿500万，公开道歉是吧？所以说呢，你聊这个话题，你不可能不提到这个标杆性的案件，而且我发现这个案件，它载入中国法制史。

这个案子现在判了之后，这个法律界的人士他组织讨论，这个所以说对于你们这个写作的人，我发现为什么我说法治学习，我给你念一段，你就知道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其中琼于案的一个法官，他事后的这个总结姓冯的一个法官。

汪海林：冯刚吧。

窦文涛：冯刚对，他说我觉得有几下以下几个特点或者说亮点。首先是思想和表达的区分，这咱学法律，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不保护思想，这不仅是我国的法律规定，也是国际通行的规则，背后的原因就是宪法上的创作自由。

咱们现在讲究尊重宪法是吧？这个案子非常专业，所以我们要求双方当事人都委托专家辅助人出庭，但是最后只有原告委托了汪海林出庭进行了说明，主要因为跟他有关。

汪海林：对对对。

窦文涛：海林老师，这案子于正真赔了500万吗？

汪海林：赔了，当场就赔了，几乎是当场，判完了以后大概一周之内，几天吧就赔了，但是道歉至今没有道歉。

窦文涛：那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上诉了吗？

汪海林：上诉他也败诉了，他也败诉了，这个终审判决已经结束了，已经终审。那么所谓专家辅助人呢，是确实是法庭委托双方都要去请，琼瑶老师请了我，那边呢，于正遍请编剧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当。

窦文涛：方舟，好像那个也有说你抄袭你妈妈的是吧？

蒋方舟：对，我指控更严重，我是代笔，我是跟抄袭不一样，我是就直接就是指，那个方舟子就说，直接是我妈替我写的，我就都没有抄是这样，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抄袭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概念，就是我老在想抄袭这件事。

就是你说其实古代经常有这个，比如说假托谁，我假托李白写一个诗，我假托这个王维写一个诗，包括说莎士比亚其实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说他抄袭，就是说他甚至逐字逐句的抄袭，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抄袭或者说剽窃，它就不是一个犯罪的事，现在就是一个犯罪的事，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钱，而且是巨大的钱，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原来其实我觉得在法律上是没有抄袭这概念，尤其是到古代的时候。

马家辉：法律概念当然钱是结果了，因为判可能判多钱，判少钱，那是后果，那真的会成为一个问题，甚至于法律行为有权利，像有人不需要赔钱，你赔我一块钱很流行，我告诉你诽谤，你赔我一块钱，然后道歉。

那所以我刚听汪老师，我就其实蛮想追问，钱当场付了，一个麻包袋500万丢过来，可是又坚不道歉。你说没有道歉吗，这个姿态是什么呢？那原告很明显也放下来了。

汪海林：没有放弃，应该在申请这个强制执行。

马家辉；要他道歉。

窦文涛：当时你在法庭上有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汪海林：法庭是这样，我跟琼瑶老师不认识，我只是在一次那个活动当中，论坛活动当中，有港台的这个艺术家都在，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最近发生这么一个事，这个琼瑶老师的作品被我们这儿的人抄了，内地的编剧。

我说虽然跟我没关系，但我代表内地编剧向你们台湾的这个编剧表示歉意。

窦文涛：道个歉，他是编剧学会副主席。

汪海林：对，我们也关注这个案子，所以人家就注意上我了，我个人就是我不愿意卷到这个是非里面去，说实话这个事真的跟我没关系。后来人家找了我好几天，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是谁，有人打电话叫我不许接这个事。他代表了某一方，就是说如果你接会有什么什么不好的，不利于你的，然后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呢，我就决定接了，然后呢后来就出庭。

那个法院像一个小舞台，咵我就上去了，就溜溜的九个小时，我就坐在那个台上。

窦文涛：我的天哪，审谁呢这是。

汪海林：审一天，这个程序之繁琐，因为他那边有四家出品单位，就是涉及的权利单位，然后呢有9个律师，由他代表他们那个，所以的问题，他四家加上于正本人，大概有五方，所以的问题就是说你认可吗、你认可吗？这五方都得表态，然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方这个任何一个小事都得五方全部表态，九个人，这个程序我上午就不行了。

马家辉：那你可以刷手机吗？

汪海林：不行，我得坐在那儿，等中午吃完饭，后来整个下午就在审我一个人，这原告被告双方的律师都在问我所有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我还说我还得回家接孩子，就去幼儿园，不行了走不了了您，一直是到了天黑，审到天黑，中间这个法官和这个陪审员，问过我几次，就你说的这个问题，您认为这段戏是表达还是思想。

窦文涛：这是一个关键。

汪海林：对，您认为这是表达还是思想？但是这个表达和思想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著作权法里的概念，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完全明白啥意思，我说到思想，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会在他，包括于正，不会在他的作品里诲淫诲盗，不会的。

我认为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为了搞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侵权，不是问你那个思想，主题思想，不是问你主题思想，对，是这个问题，总之就是后来我上了《法治进行时》了。

窦文涛：所以我从这个案子，就要不说我真是学到一些。

汪海林：表达是形式，就是思想本身不受保护，那么包括其中比如说方法也不受保护，你就说我发明了一种方法，这个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于是在导演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导演的蒙太奇其实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你想想吕克贝松跑到中国来说，你们中国导演怎么回事，都抄我镜头，没事，你没法告他，因为它是蒙太奇就法语，就是组接的意思，就是这个镜头接那个镜头这种方法我可以随便用。

窦文涛：但是你看我就想起，它这个事情，你猛一听觉得好像很简单，他抄她的嘛，但仔细一想法律上很复杂。就比如说卡梅隆就曾经有一次，他就说有一个导演他说那被逼是吧，就是为什么呢？他拍的《终结者》，好，那个导演说，你抄了我一个电视剧里边其中两集的东西。

实际上唯一能说的有点像的是哪儿，就是头三分钟，头三分钟就比如说是，两个机器人还有两个什么人呢？从未来回到现在，说这个是我原来剧里有的，你卡梅隆那个《终结者》你头三分钟你也是从未来回到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个机械手，那个是半透明的，跟你这个终结者里边儿那个机器人的半透明的构造有点相似。好，我告你。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赔了他40万美元，而且在联合编剧里就写上他名字，但是就是一方面卡梅隆就觉得说这人是个恶棍，说你就明显跟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你为什么又愿意这样呢？就是显然是估计了一下，真要打官司，这也不好说，就是很麻烦。

汪海林：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如果产生著作权层面的纠纷的话，这个戏先停播，你们先解决完纠纷再说，这损失就大了，这损失就大了，所有的剧本上的纠纷都是著作权层面上的。

马家辉：而且有些不容易证明，就是因它有计算要不要赔，像海明威《老人与海》对不对？这么多年的经典了，它出来的时候就被告抄袭，抄什么呢？那个人说他是在一个party上面，我们喝酒，我跟海明威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

海明威先生，我在哪里看到一个老翁，钓鱼什么什么，跟鱼搏斗什么什么，所以你后来把那个故事写成小说，你抄我的，我就告要求赔偿，那海明威事后他说，当然没有，我没有抄他的，我自己也出海捕鱼，到处打猎什么，他说还是赔了出版社，就不想跟那个恶棍纠缠，他阻止我发书，要下架什么，也是赔了一堆的美金，完全这样计算的；假如说他妨碍你那个上片，后来他说海明威说，原来后来查出那个恶棍，就是恶棍，当时他刚好生意失败，缺钱用破了产破产所以就是这样。

窦文涛：但是你说尤其像现在，你要讲这个抄袭这件事，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互联网里，你看这些个自媒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我经常发现大同小异的文章。

蒋方舟：这个叫洗稿，对，这个专业名称叫洗稿，这个不是抄袭，就是它其实洗稿就有一种最典型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采访了很多的有很多原始材料，写了很多采访，但他可能名字不太吸引人，名字就是什么什么纪实。

然后就被一个自媒体大号，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一手经验都来自于别人的采访，换了一个名字，谁谁谁的情人，她竟然是这样的女人什么之类的，情人去他的房间惊呆了，就换了一个这很耸动的名字，然后就变成10W+。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洗稿为什么这么普遍，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自媒体号，他这个量产量实在是太大了，他每天都要出稿，每天都要出稿，还有一个就是被抄袭的人，他跟这个抄袭的人，他确实是玩不起，你不断的纠缠，要求对方道歉，你要怎么样？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又不像一个影视剧有那么500万可以赔。这个很多人被抄了就想，算了就当这个稿子被洗了。

窦文涛：你看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就不肯道歉，其实你发现没有，近些年以来，包括学术界的很多这个行为，就是被拿出来之后可以赔钱，但是不爱道歉，为什么不爱道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学新闻史，在美国有没有抄袭的，有抄袭。

你比如说像当年《纽约时报》有一个布莱尔，最后被人家揭出来，36篇报道都涉嫌都不对劲，没采访这个人就愣说采访这个人，捏造嘛，当时是什么，《纽约时报》把这件事头版头条登出来，然后总编、副总编辞职，然后这个人就等于你甭混了，你根本也永远不可能享有原来这样的地位和名声，但是为什么。

蒋方舟：我这个关于道歉，我还有抄袭，我见过最无耻的是一个，看到一个也是这种自媒体号，他抄了一个另外人的文章被人发现了，就要求写道歉信，他就写道歉信，结果这个道歉信都是抄袭的，这个道歉信直接是抄我朋友的一个公关的一个道歉信，就是他连这个道歉信都是抄袭的，但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愿意道歉，就是因为这个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好像这个抄袭是一个道德问题，就包括是一个污点问题。你包括提到郭敬明，你可能大家就想到这个抄袭。

汪海林：他到现在也没有道歉。

窦文涛：他赔钱了吗？

汪海林：赔了，也是当场就赔了。

窦文涛：赔20万块钱好像是当时。

汪海林：对，当时也是一个挺大的数，作为一个小说抄袭来讲，而且他抄完，这个判他输了以后，马上中国作协就把他吸收进作为会员了。

蒋方舟：对，而且有一种很常见的，我也想跟汪老师讨论，有一种很常见的为他辩护，就是说你这个被抄的东西它不红，但是抄了的它红了就说明这个抄的人，他比你被抄的人还有质量，就很多人粉丝会这样辩护。

汪海林：于正还那个什么呢？因为我、宋方金几个编剧经常会批评他，然后这个余飞经常批评他，于正就还反击，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写出一个像我这样的红的戏呢？

窦文涛：是红了。

汪海林：他说这个还有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是利益共同体，就是这种作品它面某个平台，就是卫视平台的负责人还会说，他虽然抄袭但他很努力，他也是很励志，他这么多年，我说你这个干坏事励志这不算吧。

窦文涛：他勤奋。

汪海林：对，他勤奋，他人家抄啊，对，他有一个团队，他有一个团队在帮他一起干这个事，你知道吗？

蒋方舟：就是抄袭是吧。

汪海林：我得说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他本人抄的，他有盘子，但是他教给他们抄的方法，那么他的徒子徒孙就开始用抄别的作品，现在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叫《锦绣未央》这个戏，抄了二百多本书，这个连黄易也起诉他了。

当时这些作者，他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义务帮他们维权的，有一个女孩找到我，她说您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作品，它抄了二百多本书，我说这不大可能，我说抄二百多本书也挺累的，结果一看真是，她说但是这些作者都很穷没钱，要让他们出来起诉呢，不容易，要说服他们，有时间成本，各方面，律师，我说这样律师我帮你找，钱呢我去找编剧们募集，我们有几十位编剧，有很多是国内的大编剧都出了这个钱，诉讼费、律师费都是这些编剧出的这个钱，现在还在打这个官司。

窦文涛：那汪老师你说，他也有人说比如说情节，那有人，好像我记得谁还说过一个狡辩什么的，那我说都是抄《红楼梦》的是吧，这琼瑶、张爱玲什么的，那都抄《红楼梦》的，那又怎么算呢？

汪海林：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窦文涛：就说《红楼梦》还是抄《金瓶梅》的。

汪海林：这个就是说延及思想还是表达了。

窦文涛：这就是思想。

汪海林：对，思想和表达的关系就在这儿，就是说我在琼瑶诉于正案里面，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行业内也是这样，你抄人家一个小桥段吧，在戏里面其实严格讲不算抄，就是你这句台词是抄他的，就这样吧，就行业就是说你抄就抄了，你一个小段落吧，没关系抄了，或者你抄了他一个人物关系，但具体的戏你是自己编的，也就这样了，这个你从创作自由的角度来讲，宽松一些好。

但是你如果，叫一系列有因果联系的情节段落都是一样的。

窦文涛：就是上过法庭的人说话不太一样。

汪海林：你的因果联系也是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连续性是一系列桥段，组合方式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抄了。

蒋方舟：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美国的法官叫波斯纳，他专门写了一本小书叫《论剽窃》，他的那个《论剽窃》他对这个剽窃的定义是，非和就是双方意的欺诈性的抄袭，就非和双方意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同意让我借用您的没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欺诈性，就比如说我仿写《红楼梦》，我这戏谑地写《红楼梦》，我给这个人物甚至起名叫红楼梦，这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不都知道《红楼梦》不是我写的，贾宝玉不是我发明的，但如果我有欺诈性，我就说这就是我的原创，那就是剽窃。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窦文涛：但是就是说你讲的是法律，但是比如说我现在想，你要讲道德，它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说，我都觉得那我也很丢人，但是你比如说好比说作为主持人，我在这个节目里讲的，老实讲，讲大部分的话都是人云亦云，都是看着别人的，对吧？

但是我不可能跟你说，这个家辉是吧，这个相对论里是这么说的，这个那个蒋方舟的某本书里是这么说的，这是我这节目没法说了，于是很多时候其实我就是当我的话说出来了，我就说咱们不讲法律，这并不违法，这从最高道德标准上，我说了个金句，观众佩服我，觉得文涛思想真深刻。

我其实在严格的道德上讲，我也是享受了，就是抢了你的荣光，明白这意思吗？是她的智慧，但是大家都当成是我说的。

汪海林：但是这个有一个案例，跟您说这个有关系，您有没有挣钱，你有没有靠这个挣钱。

窦文涛：挣啊。

蒋方舟：他有啊。

窦文涛：我又不是公益节目。

马家辉：而且是挣大钱。

窦文涛：这个事，可不许告我。

汪海林：江南有个小说呢。

蒋方舟：《此间的少年》。

汪海林：他是用的金庸的全部的武侠小说的人名写大学生活，那么这个小说后来金庸告他，他就道歉了，那么这个差异呢，我也经常跟别人讲这个问题，就是网络小说一开始因为互联网精神是分享式的，免费的。

窦文涛：对。

汪海林：我是它的，我是一个同人创作，就是我喜欢这个作品，我仿照它的风格，用他的人物创造一个新的故事，同人创作不侵权，因为我是分享式的，免费的。当他开始出版赚钱了，金庸才找到他。

窦文涛：牟利。

汪海林：就是说告你，你得把钱给我，你这是从我这儿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马家辉：可是汪老师假如用金庸这个例子，能不能这样看，其实它这网络同人分享的，假如金庸要告也是可以告的，可是因为他知道你那时候还没有赚钱，所以我告你浪费我的钱。

窦文涛：金庸放长线钓大鱼。

马家辉：你赔不了我多少钱，所以不表示说，当时在网络上面他没有违反什么原创保护的条例，而是没人去告，所以这样就回到方舟说那个钱的问题，英文叫权利的边界问题。像我们都知道美国那个霸权产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以前很多类似的案件。

有一个听起来就很荒唐的，那个好像迪士尼还是哪个公司，那个一首卡通的歌，然后在美国一个小地方，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营火会在旁边围着那个火唱那个歌，唱完那个卡通的歌，旁边不晓得谁住在迪士尼的经理听到，他们没有获得申请预先批准就唱我们那个卡通的歌，一群小朋友跟几个老师发律师信，可是他没有告诉他，警告，我们发现你在几年几月晚上十点半带着一群人在那边，没有预先获得批准唱我们的歌，我们保留其告你的权利。

那这样，人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大家就怕了，不敢所谓侵权，从他的角度，我不是为了针对你，我为了保护我自己，警告杀鸡儆猴。可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大家就不敢了，不敢再去演绎你的歌了。

汪海林：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外国电影，去电影资料馆看，它不是公开的商业性的行为是可以放的，它没有版权的情况下，非商业的是可以的，包括我们一些戏剧演出，你拿到境外的一些版权，你不卖票是可以演的，你卖票就侵权了，这是一个明显。。

窦文涛：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就特别难以分辨，比如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抄袭这个问题，它是个哲学问题，甚至你比如说外国有的文化研究学者，他甚至提出方舟有时候爱用这词叫互文。

后来我才弄明白互文，他就是说人类社会某种程度上讲，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以往无数文本的就有一种交互关系吧，就是你很难说你的某个想法，某个表达跟你以前所看过的东西没有关系，只不过这个关系有多具体而已，对吧？你就好比说汪老师你就敢说，比如说你写了那么多几百集甚至这个剧本，那这里边的桥段、情节、人物设定，你写的时候，你没想到过从哪拿一个过来。

汪海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借鉴别人的创作是正常的。

窦文涛：你比如说我理解就是说，你要是原样这段话咱查一模一样，那你显然是抄的，但是很多时候，它不是原模原样。

蒋方舟：对。

窦文涛：它是情节。

汪海林：对。

窦文涛：比如说，他虽然这个人物这个是近似的，比如说都是二战的时候，一个女护士最后怎么样了，他说但是呢， 他在写这个女护士的时候，女护士的性格跟你那个不一样，女护士的做人跟你这个不一样，那只是这么一个设置上的一样，这也不算剽窃。

蒋方舟：对，所以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影响的焦虑，就是说其实很多作家都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开始写作，包括说很多的作家，你看他们的处女座其实都是模仿，这模仿甚至都到了抄袭的程度，就是因为一部分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就是来自于模仿。

然后我觉得所以还有一部分原因，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难界定，就是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去制止说，我不去借用你的经验。

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说家很有名叫麦克尤恩，他之前有有一本小说叫《赎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他这也引起一个抄袭的一个这个争议，就是因为他那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就是有一段关于二战的描述，他们就是说，他这个关于二战的描述跟一个二战亲历者的女性的回忆录是高度相似的，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是抄袭，但我觉得这个我也挺替麦克尤恩叫冤的，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实际的体验，他没有经历过二战，那你这个资源怎么去获得，你必须借助其他的文本，所以我觉得确实大家如果对抄袭的边界定的越来越宽的话，很多作家的创作自由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汪海林：但是这个跟，人的这个本身的道德感有关，你比如说，《夜宴》那个电影，他的故事来自于《哈姆雷特》。那么就我知道当时是有他，他们那边的人问我，说你是中戏毕业的，我们这个版权找谁买，《哈姆雷特》这个版权，我说这个莎士比亚写的，他说对呀莎士比亚有没有后人，后来我说莎士比亚是这样，我说现在无法论证这个人确实存在过。

那我明白了，我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公共版权，第一个他已经死了超过那么长时间了，我们一般是有一个时限，50年，死后50年，那么在国外哪怕长一点，他也早超过了，我说可以用，这就说明这个导演也好，他们公司也好，他们是有这个版权意识的。

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很复杂，就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像《满城尽带黄金甲》，它的故事来自于《雷雨》，那么他父亲、后妈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就是《雷雨》的人物关系，有没有版权，你看影片里面字幕里面没有，但实际上据我所知是找曹禺的女儿万方买了版权。

但是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版权人要求不要写在上边，就是你别说，我希望保持我原来版权的那种纯粹性，但你要用你就用，我授权给你，那么这种授权是比较复杂，也许没收钱，也许收了象征性的钱，这都有可能，这就是人家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能就指责人家，那人家可能还有保密条款，人还没法跟你解释，说你是抄《雷雨》。

我自己也碰到这种事，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这个雷剧的创作者，对对对，《一起来看流星雨》，雷剧，他们老说那个白一骢聪是网剧一哥，我说我是雷剧一哥。然后这个戏呢，实际上来自于大家都知道是台湾的《流星花园》，但《流星花园》的母本呢，是日本的 集英社的叫《花样的男子》。

那么当时这个老板要做这个戏，我说你不要去找台湾买，你直接找到集英社买，买的漫画的版权，老板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说没问题了，海林咱就开始弄吧，人家决定授权给我了，我们弄到一半儿开拍了以后，日本那边发函来就说你们怎么就开始拍，他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我买嘛，日本人比较规矩，我们老板就飞过去以后，八个律师在那儿一查，有备忘录说要卖就卖给你，他说行你们开价吧我买啊，日本人说对不起，向他道歉，说我们的版权卖给韩国人了有排他性，那不行你们答应卖给我，我这已经开机了，要不你赔我钱是吧，然后日本人说这样行不行，你帮我一个忙，就是你拍，你别叫《流星花园》，你也别叫《花样的男子》，那行，你也别叫F4，那著名的F4。

窦文涛：对。

汪海林：他说这不行吧，他说求求你，你帮我忙，我不收你钱你随便拍，但你别叫F4就行了，那老板回来问我，海林这不叫F4行吗？我说可以叫H4，我这不已经拍了好几天了吗，口型都是一样，就这么变成H4，这个戏就是这样，所以老有人说汪海林你是不是抄袭，我说我没法跟你解释，这个是有保密条款，我估计现在也保密期也过了，人家韩国人估计也不再追究了。

窦文涛：所以这个要深究它很复杂，最后你还是得尊重法律，到法庭上九个小时慢慢辨析。

汪海林：对，所以我一直说，这种侵权的维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他要有苦主出来，咱别没事儿瞎替人家维权，人家可能愿意，人家私下又怎么回事，所以就出现过比如说，当时《唐人街探案》嘛，就是他们，这个陈思诚的第一部。

窦文涛：《唐人街探案》，现在到2了。

汪海林：就有一个作者的名字署名就署到后边去了，那么就有别的编剧替他维权，说你不能把这个作者，人家是编剧，你为什么署在那后边，结果那个人自己出来说，我愿意。

窦文涛：架不住我愿意。

汪海林：是吧，我说这事咱就别管了，人家愿意的事。

马家辉：可是那去那老板，当初也蛮大胆的。

汪海林：对。

马家辉：根本合约都还没签，怎么就开拍了。

汪海林：他应该是得到很肯定的答复。

马家辉：你先不能说闲话一句。

汪海林：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

窦文涛：这就跟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关系，我是觉得，当然咱不是说这个很复杂的问题，咱就说是很明显的这个抄袭，就是你刚才讲，我也是觉得为什么不爱道歉，上次跟他们许老师、文道也经常讲，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学者被人指控抄袭，都不爱道歉，我能理解，或者说我不能理解。

我能理解我，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发现呢，你看我们对一个某些行为，有没有公愤，有的，你们也编剧协会，那当然你们编剧有公分，但是要照我感觉好像公愤不够大。

我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浑浑噩噩的，你比如说我假想说我是个网友，我也不是你们这圈里人，我也不管，对吧？好，都说这个他抄袭了，那他没道歉吧，甚至他广广州话叫硬颈，我没有没有，我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比如说本来我是他粉丝，反正他都没承认，你们都说你们都骂他，对吧？那这事至少我是个稀里糊涂，对不对？我不会对他有愤怒。

但是呢，你看如果真的道歉，为什么不能道歉呢？因为道歉比500万还贵，这一道歉提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你明白这意思吗？我就觉得咱们就有的时候，他就有点浑水摸鱼。

你看很多骗子、大忽悠都在我们周围晃悠，不是不是，我周围没有，都在他周围晃悠，都在他周围晃悠，你发现没有仍然可以保持着尊严，社交场上的面子，大家好像无足不大有所谓，就是我只要不认，我只要不认，我的支持者就在，我只要不认，专业圈之外的更大多数的人就浑浑噩噩，还可以吧，他又拍了个戏，过几年我没抄，有个小说火了，这还是大作家，过去中国人也善于忘却，你发现吗，过去的事情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汪海林：比较极端的是这个戏，于正这个戏被判输了，初审判决，然后电视台抓紧时间又播了两遍，因为你的终审判决没下来，他知道这个戏肯定完了，但是他抓紧时间再播两遍，我们环境现在是这样，但你要说同仇敌忾，于正这个事，有一个139个编剧的联署签名，要求严惩他，139个，琼瑶跟我说，她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她知道还是有公心在。

窦文涛：琼瑶阿姨就又爱祖国了。

蒋方舟：我觉得因为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心态，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一个人如果看到他成功就会琢磨，觉得他一定是做对了点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做对了点什么，那别人就说那他无耻他才成功，有的时候我也会想，那我还做不到他那么无耻。

窦文涛：有的时候中国人也是有菩萨心肠，所谓的菩萨心肠就是说，他也不容易，方方面面的压力，对吧？那么短的制作周期、投资方对吧，他这也没办法，一时之间写不出来等等，好像我们就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原谅。

蒋方舟：我们就喜欢为弱者找理由，为成功者辩护，所以这个很容易就造成善恶上的一种模糊，你这个替他辩护着自己其实也模糊了。

马家辉：这一点可能还牵涉到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到底我们对专业有多么的认真对待，对于诚信、还有integrity 表里一致是要求很高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专业的基础，要假如你是医生，你没诚信我怎么信你，那跟生死有关系了，我明明有病你告诉我没病，或者说我没病你告诉我有病，把这个专业的部分看得很重要。

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你破坏的诚信还是可以，你刚刚说大模大样出来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到那个专业精神的地步，他不觉得那个专业，诚信跟专业有什么那么致命的关键的关系，所以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例子最好，反而是抓紧这个时间重播两次，然后对不对？那个口碑、点击率，市场、收视率才是王道，才是重要的，所以才会说这个其实蛮悲哀的。

为什么某些大学抄袭了，你还能继续讲课，再继续讲课，甚至跳到另外一个学校就好，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学术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还没到那个专业的地步来看他。

窦文涛：你看我就是属于这种专业外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发现我对这个社会里的好多人和事，我就是有点爱恨不清楚，就是因为一想这事，反正我也不大了解，反正人家也不承认，恐怕有点内情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好像也不能去谴责人家，我有时候会，而且还加上更大一层时代背景的混乱因素，就是到了互联网的世界，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说那天有个人跟我说，我听着我觉得也挺干嘛的，我就说爱憎不明，就是他搞这个培训班，就像你说的，教他手底下教他一个团队几十个自媒体，你知道吗？他说我一个月能挣十万，他说多的能挣30万，就干这个洗稿，就是你说的，不但是教你怎么洗稿。

而且还有推销软件，你知道这个软件叫洗稿神器，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说你把这个软件这么一弄，咵一下，首先10W+的文章全来了，然后这个软件自动替换同义词，就把你的词全替换。于是这个文章看上去就是这个稿就洗出来了，他就是弄这个，后来我就，你让我也觉得，我说现在这个互联网有什么是真的，不都是乱七八糟写来写去。

包括你看我就说包括这个互联网那天我还说，我说没问过我本人的，都不要相信互联网上我说的，那都不是我的原话，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要声明，倒不是因为怕别的，我有时候涉及到了这个朋友，或者是同行，我没这么说过，你明白吗，但是这种事儿这就很头疼。

你要不要跟人解释呢，你解释吧，人家说文涛你看你这矫情的，这么点小事儿，网上的话谁信呢对吧？你不解释，你就觉得人家会不会上了心了，觉得你是你骂我吗还是你，你知道吗？所以我整个你看，我就像这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就觉得看不清是非。

而且甚至我就又进一步想，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说《红楼梦》曹雪芹都说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包括就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像吴昌硕，就是这种大画家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个人拿个假画说，我刚买了您给看看，他给提几个字，人家说明明是假画，您为什么要给他提呢？说人家也是生活。

蒋方舟：不容易。

窦文涛：不容易，人家这个也是花了一笔钱买来，我给他提几个字，那不就真的是我的了，那就他救了一家人的生活。你说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汪海林：就您刚刚说软件的问题，是这样，现在确实有一个抄袭软件，网络文学里面，网文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说里抄了200本书，它是有抄袭软件帮你摘取，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到以后，我就跟这个琼瑶案的这个律师王军律师，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提案，给了这个政协委员王兴东老师给递交，去年递交了，要求把这个抄袭软件定为非法软件。

因为你以后他们可以脱责，就是我买了一个合法的软件，软件抄的不是我抄的，他可以逃避这个法律惩罚，现在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软件本身定为非法的，那么现在可能也是，看吧。

窦文涛：汪老师，您是真的上过法庭的，还在中间坐过九个小时的人，我问你就是说，就争议那么复杂的这种抄袭剽窃的案例，是不是最终法律都能闹得清楚。

汪海林：能闹清楚，那些法官应该说非常的严谨和认真，他们虽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我看有没有我帮助，他们也能看明白，他们每一场戏都看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对比，他们对比得非常清楚。

窦文涛：所以这官司打了19个月，好像是。

汪海林：对，然后只是某些问题，他们会要得到专家的印证而已，他就比如说有些戏，它那个我告诉他。

窦文涛：举个例子，有些什么好玩的戏。

汪海林：你比如说它那个戏叫《梅花烙》，另外一个是《宫锁连城》，那么它都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吧，这儿吧有一个胎记，一个写法是胎记，琼瑶写得好，就是它是拿那个烧红了那个梅花烙烙了一个，就是这孩子我现在，这个我不能带她了，得留个印记，孩子小它就给烙了一个。

于正写的是一颗痣，那么后来发现的时候，都是打打闹闹，跟这个争执当中，衣服一撕开一看这是我那孩子，都是一样的桥段。

那我就说呢，一个是梅花烙，一个是胎记，但在戏剧功能上是一致的，可以视为是抄，你不能说你我已经换了，不是的，因为有些角色它这个地方是嬷嬷，那个地方是一个小丫鬟，我说他俩的从人物的戏剧功能上来讲是一致的。

我们戏剧上叫“倒脏”的人，就是我说话我得有个人，其实是说给观众听，我找一个对象，这个“倒脏”的这个人的功能是一致的，不管你是嬷嬷还是小丫鬟，它就好多是这样的类型。你要真正按照小说的那个抄袭的话，就没法比对，那他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不一样。

窦文涛：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说所以咱们讲，这个思想和表达，我就不由得想起，要不说这个阿城老师说话挺深刻，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讲一些艺术的现象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包括人聊天说话，他说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人说话的内容，重要的是这个人是怎么表达的，这个东西最见功夫。

就是说你想什么，您的想法是另一回事，但是一个人区别于一个人的是你怎么说的，这个智慧或者说这个里边，咱们往往很注重别人的想法，其实你忘了一条，所有的想法你都是通过他的某种表达而得到印象。本质上讲甚至是想法，不过就是真善美最根本，说最大的就是真善美，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真善美与假恶丑，它之所以构成你的特有的东西，全是在于这个表达。但是你比如说汪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假设说当然可能现在《红楼梦》这些是属于全人类的那种财富了，好，如果我有一个戏，我把它的这个基本情节全部改成现代装束了，就是时装剧，但是故事都一样，对吧？贾宝玉林黛玉名字改一改，故事都一样，这个算不算典型的侵权？

汪海林：他如果是一个有版权的作品的话，要看还是要看你表达的内容，你不能说它大的人物结构，人物关系和戏剧结构是一致的，就能断定它是抄的，不能，还要看具体的戏，一场一场戏，如果是你人物这个关系完全一样，我们也不能判定。

蒋方舟：对，其实我觉得也看技巧，就其实还有一个说很容易跟抄袭混杂的概念，就是致敬，就是好多人他说我这不是抄袭，我这致敬。其实他说的有一些说致敬我是认可的，比如说他电影里面出现一个桥段，你一看你就知道《英雄本色》，或者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戏码，你《无间道》你会心一笑，我觉得这个致敬是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存在一个欺诈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出，你是向这个东西去表达，你没有试图骗我，那我觉得就不构成抄袭。但如果你明明是抄袭，你还硬凹成我这个是致敬，我觉得这就太扯了。

汪海林：致敬其实后现代文本里面，有很多是对经典文本进行颠覆，解构，我觉得它形成了新的文本，这种致敬是可以的，你想想包括周星驰很多创作，他是对经典进行解构。

马家辉：还要看被致敬的人的取态如何，他要不要出来当。

窦文涛：你愿不愿意被致敬。

马家辉：被当成苦主，就像我印象很深刻，像有一回来北京，我就好像瘫在那边椅子上面，就有个小孩过来，就说小心葛优告你。

汪海林：葛优。

马家辉：他说那个葛优躺，我说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注册了。

汪海林：但是葛优好像告那个最早传播的这个，好像还胜诉了。

窦文涛：真的，告他侵权吗？

汪海林：对对对，好像是。

马家辉：没错。

窦文涛：这是葛优独家的。

蒋方舟：都不能这么躺吗？

窦文涛：不是，他告的可能不是版权。

汪海林：他影响人的公众形象。

窦文涛：对，影响人的形象，不是告这个著作权。

马家辉：所以我碰到吴宇森，我就说其实你笨，当年《英雄本色》那些男主角这样双手开枪。

窦文涛：包括这样的，周润发这样的。

马家辉：这个倒不是他。

汪海林：这个是《筋疲力尽》，这是来自于新浪潮的一个著名影片，贝尔蒙多的。

马家辉：对。

汪海林： 包括西装披在身上。

窦文涛：这还不是来自吴宇森的。

蒋方舟：所以吴宇森也是向别人致敬。

汪海林：那我觉得这个不叫什么，因为表演形态他们有些人，就比如说演员里面很多，一看这个阿尔帕·西诺这个动作特别好，就走到那儿，突然自己拿手往自己裆这儿掏一下，他说这个动作特别好，我也要用，就是他们这种动作什么那种，包括表演形态的模仿是挺多的。

窦文涛：但这个很难认定是吧？

汪海林：这个没版权。

马家辉：这当然麻烦了，就像你说那个动作等等，最近几年不是不断有那些官司吗，在香港也发生过那个某个发型店，你要给客人坐的椅子上面那个布，跟某个包包那个欧洲的名牌稍稍相像，然后马上告马上就说你不行，你这个标签跟我那个很像，完全垄断了。

我后来没有follow，没有跟进那个新闻，好像后来平反了，后来类似的案件在全世界、欧洲都发生了。就是说你打个格子，然后都被你告，我那块布是打个格子，后来判出来说你不成立，那个不是你独有的，然后好像找出远古一个原始人的图案，都有这样的打个格子。所以当你法律琐碎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完全对生活的创意造成了障碍了。

窦文涛：其实你要是。

马家辉：害我瘫都不能瘫，气死我了。

窦文涛：其实你较真地说这个就是遍地都是，你这个他们所以也有些人讲，就是要联系我们这个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比如说作为后发国家，在这个初期，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它经过一段山寨的时期、模仿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要不然现在开始重视，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要简直满目都是，你比如说有个可口可乐，你有没有见过同样的一个罐，有个叫可日可乐的，它中间加一横可日可乐。

汪海林：我还买过松卞，松下的那个开关，就是松卞，卞和的卞，上面有一点。

蒋方舟：我买过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它是那个，其实它是不是有个卡帕嘛，背靠背，它是面对面，然后叫靠吧，就是挺多的，小时候也还买过娃哼哼，就是那个饮料。

窦文涛：所以我在说，当出现了特别复杂的情况的时候，你讲法律我又要讲道德，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说就说可能我就不赶趟了吧，就是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比如说您是这个学戏文系我知道，就是他就是觉得丢人。

我记得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你写了首诗，你是抄他的，你太丢人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句话，就是当时我们同学那些是伪诗人们当中流行的，叫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像如来行出行，这是可能是乱解佛法了，就是说我凭什么要跟别人一样，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就是说这种就是说您一个东西自己创作一个东西，这种骄傲，曾经是万两黄金难买的对吧。

马家辉：有时候要看你的想达成的效果，钱文忠教授，钱文忠老师讲唐玄奘、唐三藏，就是那个引用其他材料说，他那时候不是取经吗？取经回到长安洛阳然后翻译很多，带领好多人，有很多都是抄的冠他自己名字，或者说把别人的东西放在自己，甚至从别人的译经里面抄一段，可是在玄奘法师的眼中没有关系，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弘扬佛法。

我跟你讲，你讲的特别好，它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是，就是古代真的不一样，古代是甚至是讲究不要你的个人，去掉你的名字。

蒋方舟：对，我觉得这个就跟信息其实也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古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被抄，被致敬什么，这也无所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当印刷技术不太发达，他的作品没有办法广泛流传的时候，你不断的被演绎，不断的被其他的作者翻译，促进他的流传，这个对于作者来说，你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没有在不太在乎这个所谓的名，他只要我这个东西传播过去就好了。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是，这个信息流通方式不一样，大家都共享信息，我自己其实作为创作者，我本身对于这种其实对于这个抄袭，我本身这个界定是挺宽泛的。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小说很红，就是那个《马桥词典》，就是那个非常红，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当时看的时候非常惊艳，我说怎么能够用这么的这个结构，完全颠覆了之前对小说的结构。

后来看到这个，过了十年二十年，看到《哈扎尔词典》，然后我就发现，他其实就是比我早看到了那十年二十年，但是我依然很感激那个小说，就是在总有一些领先于信息，领先于我们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信息红利，然后制作出来一些东西被我们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你可以批评他抄袭，但是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我来说，也是我能够获得的唯一的信息来源和真实来源。

窦文涛：那是这个普罗米修斯，盗火者，从天那儿把火盗来给，文明之火盗来给人类。

马家辉：好像是王菲，据说是王菲说过一句话，她说假如当年没有那种盗版的邓丽君的磁带，不会有我今天的王菲，当然人家不是抄的概念，是那个版权保护的概念。

窦文涛：不是，真是我又不得不情绪复杂的说，假如没有当年某一个历史时期风行的那些盗版的，我的这个世界电影的阅历，那简直太惨了，对不对？

汪海林：香港有一阵就是好多影片都是翻的好莱坞的电影。

窦文涛：所以为什么古代、现代，一定得按照这个历史阶段来看，你比如说咱们说到了近代吧，西方资本主义它为什么，它其实跟这个确定权利归属有关系，你确定了权利归属，人们就有创造的这个动力，不都是这么解释他们的繁荣吗？

所以而且我就是要讲，有一次我跟我一个电视台的老同学，我就跟他聊，我就觉得像是怎么说呢，他也慢慢打开了我的接受。

比如过去我会觉得，我说现在这节目都是跟人韩国的，当然他们有的是合法的，就买的，花很多钱买的，我说即便买的都算，我说你有什么出息，中国人你自个儿创造不出来一个，你去买人家的对吧，你什么综艺节目你自己也不能想一个，你干嘛去学人家跟一模一样，有什么劲呢？我这哥们跟我来了一句，有什么劲呢？没钱才没劲呢。

他说您把自个儿当谁了，您把您当艺术家了，您是什么大师吗，对吧，我们是一个平台对吧。我们要输出观众喜爱看的节目，今天的世界这节目，他韩国的没准还是从欧洲来的呢，你思维太偏狭了。

汪海林：但咱们把韩国的综艺节目都买光了，全部买光了不剩下，我觉得很寒颤，我觉得可以，你挣钱挣的有点寒颤，这么大国家，你把人家的买光了，日本的I P什么的，咱都买光了，一个一个在那儿翻拍。有些公司它就买这些东西，日本、韩国买光了。

蒋方舟：这跟资本市场有没有关系，就是他们比较倾向于买这种他已经成功了的东西， 他觉得风险小。

汪海林：所以日本的编剧现在都特别懊悔，就是没来得及涨价就卖光了已经。

窦文涛：所以说咱这个说了半天，并不是为了针对这个谁，说到底还是为了扬我国威，对不对？咱们得加强咱们这个自己的创作。好，谢谢。谢。

END